

家门口的诗与远方

文 / 图 周亚娟

生活在故乡山城丹凤，深感庆幸。山城不大，进一步向南有清澈的丹江河，退一步往北有嵯峨的凤冠山，灵秀的山水总能消理人的疲惫和烦忧。身居城东，近年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县城东边的金山公园，一来离我家近，二来风景秀美、干净清静，特别适宜休闲、锻炼。

平日白天要上班，我时常在傍晚去金山公园。金山公园由金山寺、佛光塔、观音庙、金山阁、龙驹山庄、安森曼葡萄酒庄等70多处景点和一座四星级酒店构成。以锻炼为目的，我选择从公园北侧的山路上金山。出门东行约一里，跨过宁西铁路和312国道龙潭大桥下的东河桥，来到金山脚下。一个人披着夕阳余辉，踩着鸟鸣虫唧的节拍，在松柏挺拔、花草茂盛的山路上走走停停，在一枝一叶、一颦一笑间兜兜转转。有时在庙宇辉煌森严的金山寺逗留至日落返回，有时不知不觉走过几个S弯，停在半山腰的金山书院广场，在那里肆无忌惮地雀之舞之，放开嗓子南腔

北调，或伸胳膊踢腿活动筋骨，瞻仰广场的孔子石像，观赏书院大门两侧石刻《商鞅封邑图》和《商山四皓隐居图》，惟妙惟肖的石刻人物故事让人流连忘返，遁入历史的浩渺烟云。

广场西边可以俯瞰丹凤县城全貌，纵横交错的道路，缓缓东逝的丹江、高低起伏的楼房、喧闹熙攘的街市、广场尽收眼底，顿感悠闲自在。最为惬意的是看到落日盛大、庄严的一幕，随着光芒四射的太阳慢慢下沉，远远近近的山峦被勾勒出轮廓，西天的云彩瞬息万变，粉红、橘红、玫红、紫红，有时层次分明，有时晕染一起。云雾映照小城，小城一会金粉色，一会蔷薇色，如梦似幻；云霓映照金山，金山更加绚丽斑斓，安静温柔。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意意。暮光四溢，浓云欲坠时分，心底总会感慨“夕阳无限美，只是近黄昏”，继而对生命、生活产生深沉的热爱和敬畏。疫情三年多来，有多少人夜以继日奋战在抗疫一线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啊，何尝不想多

陪陪家人，哪怕是登一次山，看一次日出、日落。

下山多半是走在星月的银辉和路灯的温暖里。云线能映月，不论弯月如钩还是满月如盘，都给人无边遐想和美好祈愿。水泥路平整宽敞，不担心危险、孤单，总会有人在此时上山下山。或远或近的距离，或熟识或陌生的面孔，享受同一时空下的浪漫和清欢。

偶尔会在周六周日，从金山书院广场旁边拾级而上，登上金山顶，感受扑面而来秦岭群山的大气磅礴和绵绵碧波，在山高我为峰的豪迈里激扬心志，在云卷云舒任尔东西的自由里放飞心情……当然了，真正遍访金山公园大小70多处景点得花费三四天时间。



久居幽兰之室不闻其香。但是，金山在我眼里却是年年月月、日日時時景象不同的好去处，是我说走就走、不担心舟车劳顿花钱受罪的旅行，是我出了家门就能拥抱的诗与远方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）

小小文具店

文 / 马 梦

女儿学国画需要准备些毛笔颜料，趁着假期回家，我突然想去逛逛中学常去的那家文具店，想着过了十几年跟老板报上我的名字和生日，试试看以前的会员卡还在不在。

母校在一条街的尽头，初高中六年时光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，从巷口到校门口有四五家文具店，但我最爱“冰雪屋”。店面不大，也就几平米大小，一面墙壁架子上摆满了各种笔，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海报。同学们都喜欢来这里买笔，因为学校门口那家店不仅贵，老板还凶。

“冰雪屋”文具店的阿姨从来就是坐在门口的木椅子上，一边打毛线一边用手扶一把眼镜抬眼看你递过去的选好的东西，瞄一眼就能报出价格。学生时代每到周六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，中午放学早，晚上还不用上晚自习，揣着自己一周不吃课间零食换来的5块或10块的零用钱，跟要好的同学在文具店待大半天，天快黑了才意犹未尽地蹬上自行车各回各家。为什么文具店一待能待半天呢？在那又小又挤的文具店里，摸摸本子试试笔，或者在一沓贴纸里翻来覆去找最心爱的樱桃小丸子，偶尔翻到一张“孤品”，有一种探宝寻觅的惊喜。那时候觉得用千挑万选出来

的本子做题，学习的幸福指数和积极性仿佛都高了一个档次。

我特意带着孩子绕路走过惠中那条街，还在担心“冰雪屋”在不在，没想到它竟还在老位置。门口立着的广告牌还是淡绿色，进门一看是重新装修过，布局也和过去不一样了，好多开放型的柜子，像大超市一样，可以随意挑选随意翻看。里面的东西更全更多了，有各式各样的文具，有书包，有杂志，还有各种体育用品，最里面靠墙处竟然有一台大台贴机。这哪是文具店，简直是个宝藏地。

逛文具店本身就是一件特美好的事儿，无论成绩好坏，毕业与否，只看不买都会觉得治愈。外面晒着锦缎般的整排书皮纸，店内文具多得消磨一小时都不会腻。我试着寻找读书时喜欢的道林笔记本，最终没能找到，挑挑拣拣买了两根好看的笔，女儿倒是选了一堆，贴纸、彩铅、盲盒、胶带还有手账本，结账时依旧是一个精美的手提袋装着。我用微信扫码付了款，临走时挤进来好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，叽叽喳喳在争论着什么。这条街属于曾经的我们和现在的他们。有些东西，岁月带走了；有些东西，岁月带来了；有些东西，岁月留下了。（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）

单位这个小地方

文 / 图 石 博

每次上班，父母总是万般嘱咐，就像当年去省城上大学一样，和那时不同的是，单位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且偏僻的小地方。

刚报到时，从西安坐大巴沿着西禹高速，一路从平原慢慢进入黄土高原，车窗外充满好奇与憧憬。快到单位时，远远看到办公楼高高耸立，在这片乡下，管理所的办公楼是最高的建筑了。记得上班第一晚，我一个人坐在村边小饭馆，望着远方一片漆黑，感慨这就是我将要奋斗和生活的地方。转眼十多年，我逐渐喜欢上了单位这个小地方，对它的熟悉不亚于家乡。

我的单位在西禹高速澄城管理所，地处澄城县、合阳县、大荔县、蒲城县四县交界的地方，属于黄土高原向关中原过渡地带。在洛河中游河谷带，温泉众多，公路就有温汤村、隋代温汤塔等遗迹，走过西禹高速洛河桥时，可见古塔的身影。周边有杨虎城造福故乡孙镇而建的龙首坝水利工程，往东有洽川处女泉风景区，大小沟壑内的水库是旅游、垂钓和养殖的

好地方。洛河、黄河和厚重的黄土滋养了这片土地，造就了人文自然景观和特色美食。

澄城水盆羊肉在关中地区算是比较有名的，相比蒲城、大荔的水盆羊肉着重加花椒、突出椒麻味浓的特点，澄城水盆羊肉却以鲜香闻名，味道清香，量多汤鲜、肉烂味醇、香气四溢，吃完后感受肉尽汤浓、口齿回味的鲜爽。羊肉墩子、炒羊杂和月牙烧饼独具特色，还有最早的方便面合阳县的甑面，大荔的炉齿面、带把肘子，蒲城县的椽头馍、面辣子等等。单位附近庄店镇的大块烤肉更是一绝，成了夏天亲朋好友必去的地方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吃货，我们单位这个小地方也有这等福利。

单位小小的院子里，下班后员工多数待在单位，业余生活只能靠个人发挥了，有喜欢打牌的、有喜欢喝酒聚会的、也有喜欢在这宁静的环境中学习的。我喜欢运动，单位变成了运动场，空旷乡道是我的跑道。下班后，贪婪地呼吸原野新鲜的空气，沟壑成了山地自行车冲坡的场地，温泉是我的游泳场。偶尔的孤独也会在这小地方滋生，没有城市喧嚣的噪扰，没有灯红酒绿的诱惑，夜深人静，一本好书，一部电影是最好的陪伴。

在小地方，有机会去村子帮扶孤寡老人，将公路保护的知识传播到村庄，看到公路建设为乡村带来的变化。小地方也要有人坚守，就像保家卫国的边疆战士、深入戈壁的石油工人，也像高速公路的从业者。

单位需要我远离家庭，远离城市，在偏远的村庄、黄土沟壑、山区中去维护公路的安全畅通。也会与孤独为伴，也会对枯燥的工作感到厌烦，也会思念远方的家人，但是，来到单位的小镇子、小村子，时间久了会发现有趣淳朴的地方特色，生活变得丰富和充实。

致敬每一位在小地方工作着的人。（作者供职于澄城管理所）



满城灯火列星案，一曲旬水绕太极。汉江支流洵河从崇山峻岭间蜿蜒穿梭，绘成S型河道把旬阳分为南北两岛，犹如阴阳八卦，故名太极城。我降生在这座美丽的城，似我掌中稔熟的纹路刻进生命，让我对她爱得痴迷。

我听过太极城许多过往，旬阳的老城还保留着明崇祯八年建立的城池，历经风雨吹打，如今蜕变愈显锦绣繁荣。

太极城的温度是舒适养人的。登高观极台，站在宋家岭肩顶极目眺望，山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奔驰上山下山的汽车，有好友结伴，有家族成群。碧水

象棋摊

“将军，啪！”伴随着清脆的摔棋声，这盘厮杀了30分钟之久的棋局终于落下帷幕。

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，可围在棋盘边的六七个大爷哪顾得上这，从头到尾指指点点，争得面红耳赤，俨然一副谁也不服谁好汉样。大爷们自分楚汉两派，剑拔弩张，好不热闹。至于下棋的人姓甚名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旬邑这座小城，民风淳朴，人们热情好客，生活节奏很慢，熟人很多，每逢周末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，侃侃而谈。许多外地朋友来旬邑游玩，都会赞叹一句，你们旬邑人太实在了，8块钱的烧汤饸饹根本就吃不完。旬邑是革命老区，也是苹果之乡，享有盛誉的马栏红苹果产自这里。

这座小城最繁华的地段当属中山街十字，是旬邑县的经济文化中心，人流量最大，苏式建筑风貌保留至今。象棋摊在十字路口附近，我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，总能看见大爷们围成一圈拼命厮杀。路过的行人，想挤进去一探究竟绝非易事。

九月底趁着气温大幅下降之前，和老友约着在坊上吃了顿烧烤，结果冰峰喝太多，第二天就着凉感冒，紧接着发了烧。转眼到了十一假期，虽说有核酸阴性护体，还是怕下高速测体温被当场拿下，于是索性放弃了回老家商州的念头。

就这样，在家里继续躺了两天，眼瞅着假期过半，体温恢复正常，决定活动活动筋骨，出去转一转。

“去哪？”电话里，同样没回老家的老友问我。

看着窗外雨雾朦胧，我哑吧着嘴来了句：“想瞅山阳八大件了，可惜回不去，要不去蓝田瞅个九大碗？”

半个小时后，老友两口子开着车停在我家小区门口，接上了我和媳妇，又在小区附近超市买了些水果零食之类的，我们冒雨沿着雁引路往蓝田方向驶去。

我们要去的并不是县城，而是离蓝田县城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九间房。九间房位于蓝田与商州交界处的山涧，这里的九大碗据说相当地道。当然，九间房最能引起人注意的还不是九大碗，

文 / 梁萌迪

今年国庆节，阴雨绵绵，加上疫情，我没有外出，百无聊赖之际，来到象棋摊看了几盘，虽然天气阴凉，但大爷们热情高昂。大爷们死死盯着棋盘，商量着、盘算着，生怕走错一步，在这里悔棋是坚决不允许的。我观察着大爷们的一举一动和情绪变化，从他们身上看到象棋智慧的碰撞，感受到他们对象棋的热爱。

大爷都是退休职工，闲来无事，拿象棋消遣。几次观察，虽然对弈时较劲，但下完之后都是相视一笑，不在乎输赢。仔细想想，一大把年纪了谁还在乎输赢，晚年享受生活才是王道。

多年来，象棋摊周边的商铺换了一家又一家，但这个象棋摊始终没有变过位置。那副包浆的象棋和破旧的棋盘，打眼一看就是历史，似乎只有这些大爷才配得上用它。

醉游蓝关 北眺商山

是它的名字，坊间相传这里最早真的就只有九间房子。今日，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，这里已经旧貌换新颜。

我们要去的是离镇上还有几公里的一家民宿，名叫“桃花源”。这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院子，周围虽说没有桃花，远远望去，也是雨雾朦胧，草木丛生，陶翁笔下桃花源的气质倒是被它呈现得淋漓尽致。“到了九间房，咋么见九大碗捏？”就在我感受美景的时候，被老友这突如其来的一句陕普扫了兴致。正准备调侃他，民宿老板远远迎过来，这是一个憨厚的年轻人，早在我们来之前早早给我们准备了九大碗。

“美景有的是时间欣赏，饭再不吃就凉了。”他笑着对我们说。说完，带着我们去了民宿一楼的餐厅。

炖白菜、炖虎皮豆腐、方块肉、甜饭、条子肉……经典的蓝田九大碗已在桌上等候，老友的眼睛顿时放光。他的家乡在山阳县，那里的美食八大件和蓝田的九大碗异曲同工，能在回不了家的时候吃上正宗的九大碗，再幸福不过。



那个摔得只剩半边的“車”拖着残躯在大爷手中威风八面。这群不甘寂寞的老头，也会在需要的时候发挥余热。据我所知，几个大爷光捐款就有好几千呢。象棋把他们聚在一起，切磋棋艺，谈笑风生，在小县城是一番别致风景。

岁月流转，时代更迭，娱乐方式早已丰富多彩，但这些大爷们对象棋情有独钟，或许是他们仅有的娱乐吧。我真心希望这个棋摊能保留下去，几十年后，我也能有资格坐在那儿厮杀一番。

（作者供职于照金管理所石门收费站）

渭南旧巷

文 / 周 峰

清秋节冷落星河，流光逝事掩横波。三十三载，旧巷南塘已非昨。

那日，从渭南市振兴药店看罢中医，趁着药店代客熬药的当儿，撑着伞，在梧桐细雨中，顺着儿时读书每日上学必经的路，漫无目的地游走。

当年参差不齐的砖瓦房已被整齐的小楼替代，临街的房屋全成了商铺，家家门外飘扬的国旗被雨水润湿后更加鲜艳。

比起城里其他迁址、改制的中小学校，南塘小学的位置没有变过，名字也没有变过。原来的几排平房教室，早在我升入初中后就改建成一栋四层的教学楼，很多必备设施多年来也在不断更新改善，只是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学校对面的国营食堂变成了超市，记得二年级时，为了蹭张同学一口两毛的素面，我们几个捣蛋鬼可谓是殷勤至极，又是帮他做值日打扫卫生，又是给他带眼班拿书包。北面，工人俱乐部也拆建成写字楼，八十年代后期，蒋大为和刘晓庆可是第一个来渭南巡演的大明星，在刚建好两三年的工人俱乐部里，演唱了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和《妹妹找哥哥花红流》。儿时总觉得悠长到没有尽头的张家院那条巷子，如今一眼就看到了尽头，这没拆迁的城中村还有很多。南塘口的副食楼里，吃食糕点、日用百货应有尽有，从小不喜欢吃豆腐的我，硬着头皮吃了一次副食楼下早点摊上滴了辣椒油的豆腐脑，那种香、那个真是让人记忆犹新。

转过南塘巷口往东是回家的路，副食楼隔壁的新华书店几乎是我每日必去的地方。在摆满连环画的柜台前流连，选看，经常拿着几毛钱信誓旦旦地对售货员承诺，先买一二集两本，剩下的有钱了再买，几个熟识的阿姨很照顾我，所以才有了《西游记》《杨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葫芦兄弟》等等一套套完整的连环画。

经过检察院、五金交电门市、酱菜厂、文具店和国营粮站，就到了我儿时生长的地方——航运楼，这一切早已不是旧模样。曾几何时，还想着要把原来住过房屋的立体图画出来，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。当年的航运楼是渭南的标志性建筑，从1963年5月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渭南城仅有的三层楼，到2011年9月拆除，存在了近百个世纪。当时很多市民建议把它和老火车站一样当成文物加以保护，可惜后来还是被拆除了。那时的航运楼还有不少红砖红瓦的平房，是个住着运输系统退休职工的大杂院，热闹非常。爷爷经常和三两老头围坐在一起，在马路边宽阔的人行道树荫下打扑克、下象棋。奶奶则在院里和其他奶奶拉着家常做针线活，小孩子们追逐打闹、玩耍游戏，前院后院、楼上楼下到处跑。

家属院斜对面，是伴随60、70、80甚至90后的大多数渭南人度过童年的沆河公园。调皮的孩子翻栏杆逃票进去，爬假山、看猴、逗狗熊、捞鱼抓蝌蚪。我每年不是因为夏天下河凉鞋被水冲走，就是因为冬天踩在喷泉水池的冰面上掉进冰窟窿被爸爸狠狠地揍。如今，随着城市发展建设，原先公园里的拱桥、凉亭、喷泉、人工湖都已被拆毁填平，只有最高的那座假山和已经没有了牌匾的夜月亭还留着，给人们保留一些情节或念想吧。

当我走过这些地方，记忆的碎片像光影一样瞬间闪过又消散无踪，仿佛这座城在秋风秋雨里诉说着它经历的风霜，而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成长中又被揉碎了多少理想？

我在归来时回望，回望数十载的沧桑，日出日落，暮色秋凉。

（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）

去。一路上，我们哼唱着儿时一起唱的《笨小孩》，感觉又回到上学的光阴。

雨渐渐小了，天色近黄昏，空气中是泥土混着草木的清新味儿。站在观景台，我俩伸长脖子看向远方，一片雨雾中，隐约看见几间旧房屋和一段狭窄的公路。“近在眼前，可惜啊回不去！”老友感慨着，说完他掏出手机转身向远处，给故乡的父母打起了电话。

偌大的观景台就剩下我一个人，那一刻，我陷入了冥思。站在距离家乡数公里的地方却回不去，这确实让人感到失望。像这样，站在故乡的“大门”远眺商山也是人生第一回。

傍晚山风吹来，有了想家的念头。久居省城多年，过节都要回家，回得多了甚至有些厌烦，近些年有几次过节回家，待不到几天就想回省城。然而这一刻，当我站在距离故乡地界几公里的山巅，在朦胧中看它的时候，才感觉到，无论你离它多远，它始终像风筝线一般，拉扯着你的内心。

（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物资公司）